

通志彙解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五

廬陵進士李廉輯

宣公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公如

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元年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以賂齊者不言來公如齊因受之也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其人民貢賦尚屬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齊由以爲兄弟反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爾雅婦之黨爲婚兄弟九年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者爲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於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分之際謹嚴如此也歸田以爲私惠比於君臣名分之際則大小不侔矣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雖及闡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重道之意或謂濟西魯之本封故書我誤矣以柔巽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巽卑屈事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張氏

取之年故不言我今歸於十年之

通志堂



後故書我也特書曰我則取之不以其道而歸之不以其正一出於相與之私為可見矣

經書曰齊歸我田邑三此年濟西書歸我定十年鄆歸龜陰書來歸哀八年誰聞直書歸曰來歸者心悅誠服之詞也歸者順詞也歸我者親愛惠遺之詞也公羊以為元年齊人取濟西田不過許受之如漢律行言許受財之類故云當坐取邑爾來十年仍不入己見宣有禮還復歸之可以滅其初惡是以春秋恕之不復言來以除其過故云不當坐取邑趙子以為迂誕之甚不可取是也趙子又曰此言我濟西田者為濟水長不必是魯田以別他爾亦通其殺梁杜氏不言來之說雖通然施之於誰聞則不合矣故胡氏獨以鄆歸龜陰之書來為序績而與濟西誰聞書法不同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

出奔衛

案

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偏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

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案

譏世卿也氏者舉族而出之之

也

案

於此舉氏辨之早也其說得矣所謂譏世卿者非公羊本有蓋門弟子因尹氏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於此爾經有事

同而詞異亦有事異而詞同一視之則泥而不通矣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案

公如齊奔喪非禮也

案

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秋

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是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奔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經書公至自齊九莊二十三春夏二十四僖三十三宣四五十春夏其朝齊止此昭公之編三至自齊以奔三書非嘉好之事也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案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

出自其殿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案

名氏以弑何也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治所為不憚斧鉞盡言於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視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治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為心也杜氏以為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弑者非經意矣

六月宋師伐滕

案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也

案

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眾也宋大國爵上公霸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鄰有弑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眾以伐所當恤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焉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案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也

案

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眾也宋大國爵上公霸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鄰有弑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眾以伐所當恤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焉

通志堂

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見矣

滕自宋人執嬰齊之後滕遂為宋私屬故宋之盟叔孫豹曰滕宋私也成周之城中幾曰滕宋役也小國之偏於強暴非一日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公孫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

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此考詞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鄭前年敗楚師恐楚深

怨故與之平胡氏鎮撫而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劉康公來報聘報孟獻子也天子之母弟食采於劉天子大

夫稱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實亦何母弟也其曰王季子也

問公羊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

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振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王聘七止於此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蓋別有繹所遷之都也

邾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為盜也常此時陳有弑君之亂既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曾不圖而有事於邾不亦慎乎故四國伐鄭而稱人曾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大水

張陰長陽消吏及賴役重民怨之所生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季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

故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逾年然後也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謂妄悅取人之可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為後世鑑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國武子來報聘葬之速也大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于

鄰國則哀戚之情忘矣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而有願為其氓者蓋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公嗣位之初舉動如

此喪師失地幾見執獲豈特婦人笑客之罪哉已失守身之本矣

饑

注有水災

何

以書以重書也

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復興

振

王政以民食為重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螟

國用無節上下用竭故一遇水旱遂至王食耳

案經書曰饑三此年十五年

年衰二十四年大饑

楚子伐鄭

矣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遂楚

望

經有詞同而意異

之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若曰國君自將恃強壓弱憑陵中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書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屬詞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為罪也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遂楚師于潁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兼以傳

為案者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辰陵陳地穀作

左

楚子伐鄭及欒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

左

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身楚盟于辰陵陳

鄭服也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鄭今尹為父

左

鄭服也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鄭今尹為父

左

不日月者莊王行

微舒善其憂中

國故為信辭

望

晉楚爭此二國為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

谷乎中國而不能令則夷狄進矣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父無君即中國變為夷狄人類殄為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欒而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於經而詞無

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左

序楚子於陳侯鄭伯之上初予楚以伯也

也盟宋則書楚人於其上會申則不殊淮夷於其下皆貶諸侯之文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欒

欒地

左

晉卻成子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欒山眾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

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

左

晉侯往會故主狄與會吳于鍾離于相同文

左

不言及外

以異之

胡

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吳皆外

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誦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察不亦俱乎凡

春秋會通卷十五

四

通志堂

此直書其事不待貶
絕而義自見者也

張氏

昔恃晉而不事齊魯從齊
而伐之事齊故聽命也

甘簡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于夏楚子入陳

左氏

楚子為陳
夏氏亂故

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
侯在晉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
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
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計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
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
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
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
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卿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稱人討賊辭
也沒其縣陳本意全以討亂存國為文善其得禮
卒
此楚子也其稱
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曷為
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
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
有為無道者臣弑君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
穀梁
此入而殺
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入
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為中國也
閔氏
稱人者眾詞也大惡人人所同惡人人所得討其稱楚人殺徵舒諸夏之
罪自見矣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為義取

其國為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
為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為利跖之徒矣為善為惡特在一念須臾
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
過楚莊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
然卿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
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鄭問驪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
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
納其亂臣存三興滅其若是乎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功故特
從末減不稱取陳而
陳氏
曷為不書入而後殺予之以討賊之義也書
書入雖曰與之可矣
陳氏
入而後殺是以利陳累莊王也不以利陳累
莊王則討賊一事也入一事也入雖君將貶人之於是稱楚子
楚強甚矣終莊王一篇雖圍滅無貶詞固進楚也亦夏楚也

案稱人者討賊之詞左氏穀梁傳皆同惟公羊以為貶詞非也○**又**

案楚假討賊之義以有事於中國者四殺徵舒也執慶封也誘蔡般
也執陳招也執陳招先書滅誘蔡般特書名皆不與以討賊惟楚
莊殺徵舒得討賊之義故特書入而與州吁陳佗等同文執慶封
亦無貶詞故何氏以為義兵但楚靈之暴非莊王以矢○**案**晉
侯執曹伯先書入曹楚子殺徵舒後書入陳見書法之精而已矣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寧公

穀梁

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
作甯公

之上下使不得其
君臣之道不可

閔氏

此二臣者從君於晉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
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眾同棄然

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詞奔楚托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強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奈何諸微舒之官封洩冶之墓尸孔甯儀行父于朝謀於陳眾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案春秋書納六子糾捷黃平國者也頓子北燕伯失國者也世子蒯聵不當世國者也惟此以大夫而書納穀梁胡氏得之左氏以納亂臣為有禮公羊以為納公黨與皆非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葬 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

之而無 **國** 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所討也 **國** 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微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

楚子圍鄭

臣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微事于晉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太臨守

陣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澶濱亦唯命其前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

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教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滬入 **國** 案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盟子良出質 **國** 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上書入

其於鄭也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為悉從輕典不著其憑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人倫之為重也

案鄭自此從楚直至成五年蟲牢之盟方向晉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績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韓厥為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

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勤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豐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德刑成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好矣蓋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君子小人物有服章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疑子曰不可晉所以伯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

由我失伯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
曰此師殆哉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果遇必敗韓獻子謂桓子曰臧子以
偏師陷子罪大矣不知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
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郟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欲還嬖
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
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
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鄭自平成如晉師
曰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擊之必敗臧子曰敗楚服鄭於此
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
生之不易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訓之以若教蚡
冒軍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匱不可謂驕師直為壯
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徵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戒分為二廣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
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
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楚
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
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
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與
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詞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
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
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晉魏錡求公族大夫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
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盾求卿未得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

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臧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
也楚人求成弗能對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臧子不可士
季使羣卿韓宣子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旃夜至楚軍使其徒入之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晉人懼二子之怒楚
師也使軌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
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我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
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
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楚子使告
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
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帥游闕四十乘從唐侯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
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
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楚能負羈囚知楚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射
連尹襄老獲之囚公子穀臣以還及昏楚師軍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
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去晉武軍而收
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夫文止戈為武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
示子孫祀于河作先
全 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
君宮告成事而還 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
為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
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
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老童老而緩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
曰君之不令臣文自為言足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

親自手旌左右為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而後得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行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救不祥吾以不祥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子重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若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今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眾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今之還師而供晉寇

明

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案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言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案邲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勸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穀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閭外雖君命有所不受況其屬乎樂書救鄭荀瑩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偏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穀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今三軍無得妄動案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穀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附錄 春秋中國與楚戰不以勝負皆以中國為主徐邈曰內晉而外楚是也公羊以為荀林父稱名氏先楚子者惡林父非也此因得臣書

人而穿鑿耳陳氏亦以為大夫敵君於是始蓋主公羊說未可從也胡氏主乎是戰之說亦是蓋雖以中國為主然息爭之道當責之中國也義皆可通要之此條楚書子則知其非敗矣林父不書救則知其有罪矣不貶者退師之情可知有罪者敗師之責難逃

附錄

明

鄭伯許

明

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

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楚殺子玉文公喜

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足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晉侯使

復其位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戊寅十一月十九日

明

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明

春秋滅例書月莊王嘗曰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

罪此王伯之言也今反滅人為過深矣是故書曰變

常例以

明

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末滅而書入惡

深責之

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怨也末滅而書圍與人

為善之德弘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有大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還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與滅國繼絕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不仁亦甚矣蕭既滅二

必無赴者楚莊矜其威力以滅蕭告赴諸侯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為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清丘衛地 **臣** 晉原穀宋華叔衛孔達曹

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臣** 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故大夫稱人宋華叔承羣偽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 **臣** 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之善而椒猶不免譏 **臣** 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蔑宋人盟宿已不實言矣矣矣待清丘然後惡其反覆乎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貳而惡見者也又奚必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於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稱人譏失職也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矣 **臣** 曷為貶稱人猶曰人自為盟也人自為盟自鹿上以矣 **臣** 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又無伯也

臣 晉景公之同盟五清丘斷道蟲牢馬陵干蒲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臣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臣 不言善者衛宋同盟外楚今反救陳不足可善故傳不釋

臣 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討之雖曰縣陳尋復

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內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安與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臣 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臣 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臣 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

為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土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于伐而得書晉討

臣 楚有事於中國皆自鄭及宋楚成之爭伯敗宋於泓楚穆之爭伯弱宋於厥貉楚莊之興挾鄭人以侵宋卒之今年之伐明年之圍又明年之平而南北之勢成矣成十八年彭城之役楚又挾鄭以圖宋向非悼公之盛則于宋之盟不待襄公之末年而天下分伯矣

秋螽

臣 為災故書

臣 先是新饑而使歸父會齊伐莒

臣 賦斂不足國家遂虛下求不已之應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臣 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

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 **臣** 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臣** 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為稱國以殺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

肯用命則敗此三敗者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史駢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樂壓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今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晉越椒雖誅楚莊尚存子文之後先穀滅族晉人不思先軫之功晉之德刑誠不及楚矣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

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死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閔

殺大夫而書冬氏義不除於專殺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

左

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

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于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刀之

閔

比事以觀知其為報怨復讎之兵辭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我則必死王曰殺女

我伐之見辱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之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閔

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軍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已始謀不滅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為深若蠻夷圍中國則亦明矣

書楚至是再圍宋矣僖二十七年書楚人嫌詞也此書楚子直詞也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左

歸父會齊侯于穀見

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曰子家其亡乎

閔

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

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內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幽水也易言其理春秋見於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張

宣公之立公子遂主之故宣公

事齊而遂父子常親于齊齊亦不復計等列之不班從而與之會也非禮甚矣

案大夫會諸侯始於單伯會齊侯于鄆繼見於公孫叔會晉侯于戚不知胡氏何以始發傳於此豈非以非伯事而私相會乎

左氏

印玉舟

陳氏

吾大夫始
特會楚也

養遂其善意其說非也

秦氏

宋人使樂嬰齊出見子實晉侯欲刺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

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污。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大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去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勅其君命。楚子將殺之。對曰。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救。廢王命。王棄言。

爲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
 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若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
 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
 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平者總言二國和故不書其人
 賈逵曰人衆詞善其與衆同欲
 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
 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
 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相馬而秣之
 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
 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
 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王曰何如
 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
 後而歸爾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王怒曰子曷爲告
 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王
 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謀歸
 爾王曰子去我而歸吾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
 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乎者在下也
 大者大其有仁恩也在下者譏之在君側不先
 以便且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
 衆詞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
 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謂歸父在宋
 稱人何貶也春秋賤欺詐

通志堂

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三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不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夷狄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攘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橫見侵逼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為上卿不能恤小助桀為虐陵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為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後世羊陸效其所為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為非純臣也知春秋之法矣

陳 凡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書文九年於鄭不書宣十年至宋始書之宋嘗及楚平矣僖二十四年至莊王始書之必宋從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

楚 春秋書平五獨此為外平此條之說陳氏為長宋楚稱人疑穀梁及賈逵為優胡氏專取公羊則以此平不過子反華元一言而解宋楚實未嘗有盟誓言也恐當時未必能如此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氏

潞子

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豐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伯宗曰狄有五罪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豐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注 赤狄之別種氏國故稱氏子爵也

胡氏 其稱曰謹之上卿為主將略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不仁甚矣又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豐舒者罪之在也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秦人伐晉

案 此條諸傳皆無左氏於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後傳曰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文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疑此文本是此經之傳故陳氏曰秦人秦伯桓公也則亦以為即七月之伐矣經傳之文其月日先後者甚多不知杜氏何以不取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氏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注 稱殺者名兩下相殺之辭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即王子捷也

公羊 王札子者

何長庶之號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不稱伯仲者辟同母兄弟也。據宣十年王季子為王母弟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大夫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胡氏。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子而係名者王上之詞者矯王命以殺之也。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為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為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

秋螽

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乏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杞邑公。禮之始失也。諸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先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案大夫會大夫始於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而胡氏獨發傳於此條之下未詳其說。張氏亦曰大夫相會蓋始于此豈非以二子非國事而私相會乎。

初稅畝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公田之法十取其為常故曰初言初。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稅十二自此始也。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甽慈慈非盡取焉。非責也。胡氏。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吏田畯也。悉謂盡其力也。胡氏。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殷制公田為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為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二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財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

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

敝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稅畝之說公穀何氏范氏胡氏皆以爲仍是什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爾左氏傳文亦無什取二之意惟杜氏以爲既取其公田又稅其私田十之一則爲十而取二此說似太過徐邈注穀梁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十一楊士勛亦從之然於去公田之解亦牽強而朱子集注亦曰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十取其一則爲十而取二矣似亦從杜氏之說蓋未詳孰是但變法之初未必遽至倍取故當目從胡氏○**又案**經書初二獻羽也稅畝也○**又案**趙子賦稅例三此年稅畝成元作丘甲哀十二用田賦也趙子改革例十初獻六羽躋僖公初稅畝作丘甲立武宮作三軍舍中軍立場宮從祀先公用田賦也凡變常之事皆書革而上者比於治革而下者比於亂察其所革而興亡兆矣

冬蠛生

左氏

蠛生饑幸之也注冬蠛子以冬生遇寒而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注蠛即蠛也始生曰蠛大曰蠛言宣公於此天災饑後能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過於無災故君子深爲喜而僥倖之變蠛言蠛以不爲災書起其事

穀梁

此何以書蠛生不書

災也其曰蠛非稅畝之災也注凡春秋記災未有言生蠛之言緣也緣宣公稅畝故生此災以責之非責也

閔氏

秋冬蠛未息冬又生子

災重及民也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爲繫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案此條三傳皆以爲不爲災左氏既有不爲災不書之例杜氏於此乃以爲喜而書之此已強通何氏又以爲宣公能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故君子喜而幸之此亦無據竊詳左氏公羊所謂幸之者得非春秋幸天道之即應庶幾宣公之能變乎而注者直以爲宣公能變則失之矣穀梁說雖鑿亦好

饑

左氏

風雨不和五穀不豐

閔氏

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

二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多蠛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爲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冬蠛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爲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氏

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案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取稱人也

附錄

左氏

晉獻狄俘晉侯請于王以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

通志堂

夏成周宣榭火

榭公作榭火作

左氏

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別在洛陽者

穀梁

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宮之謝也何

言乎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何以書記災

也外災不書此

穀梁

周災不志其曰宣榭何也

胡氏

成周天子之東

何以書新周也

穀梁

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都宣榭宣王之

廟也案呂大臨考古圖有邠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邠是知宣

榭者宣王之廟也

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

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

廟制如榭也

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

張氏

廟無室曰榭杜氏以為講武屋宣王南

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

張氏

征北伐講武於此詩所謂復會諸侯于

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張氏

東都因存其廟蓋古者

祖有功故百世不毀也

張氏

案楚語曰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故知榭是講武屋也杜

氏知榭為講武處而昧於宣字之義公穀知宣榭為宣王廟而不辨

其為講武之所若但以宣王廟則何不在京師而在成周乎且又

何以名之曰榭乎故此條張氏發明胡氏之說且兼用三傳之所長

為得之公穀又以宣王中興所作樂器藏於此因天災之變見周

之不復興也未知何據恐傳聞之謬公羊新周之說蓋以為春秋王

魯故惟於周宋書災為王者之後

秋郊伯姬來歸

左氏

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

案內女被出來歸三齊子叔姬郊伯姬

杞叔姬啖子曰為婦而出著其非也

秋郊伯姬來歸

冬大有年

穀梁

為大有年

胡氏

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

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為記

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為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

氣和於上宣公弒立逆理亂倫水旱蟲蝗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

且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夫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

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此言外

張氏

宣公奪嫡而立王誅之不加而天

微言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張氏

災之屢見今年大有年亦所以記

咎證常多故

曰記異也

有年二詳

見桓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

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國氏

日卒書各赴而得禮記之詳也

務華而無忠信誠懇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邦交之實哀死送終獨厚於

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於君親次則忽其盟主又其次

春秋會通卷十五

若秦若衛若滕雖來赴告急於禮而不會也此事而觀義自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案穀梁傳例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而十年己巳在丙辰之下此年己未未癸卯之下故范氏以為推尋義例當在閏月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蓋史策常法故哀五年公羊傳曰閏月不書此說無據恐當以徐邈之言為正詳見隱三年左注以為不書

朔官失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晉地

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樂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于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蔡朝南郭偃由齊自晉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君華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三子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晉人緩之逸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請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和亂庶遄已君子之喜

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慮有牙乎乃請老卻獻子為政

同者有同也

同外楚也

書同盟盟同欲也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或以為會同天子之事策官為增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盟疑其說之誤

陳氏

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之說不曰同盟者宣分矣

案此盟諸傳皆以為謀齊而穀梁獨以為外楚蓋拘於同尊同外之例恐非事實然此舉出於宋及楚平之後而微會于齊則初意為盟誠因懼楚但卻克既怒齊遂就起伐齊之謀耳穀說亦不為無據其胡氏所疑或說臨江劉氏之言也詳見莊十六年○又案此盟獨魯衛曹者即穀梁所謂魯行父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同日使齊皆見笑辱者也故穀戰亦具列四子然穀梁以四子聘齊在成元年故此不以為謀齊之盟恐穀梁得其事而失其時耳

秋公至自會

案魯自黑壤止公之後不事晉者十年至是始背齊而事晉則行父之憤也故宣公之編黑壤書至會斷道書至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肝卒

案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

弟凡稱弟

金

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叔肝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皆母弟也

不卒卒而字者起其宜為天子大夫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胡氏

其曰公弟叔肝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胡氏

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足以厲不軌書曰公弟不亦宜乎

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肝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

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

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

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書卒

卒賢也或以叔肝為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

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肝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

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於經

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況宣公之時煩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蔑季孫

歸父交於鄰國眾矣而獨叔肝不與

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陳氏

公弟者何非見大夫也非大之所以惡宣公也凡先君之子稱公子有謂稱弟是故宋地辰兄弟也一篇之間譏稱宋公之弟辰無譏則從其恒稱為公子招故不弟稱弟不友稱弟不

弟稱弟傳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不友稱弟傳曰秦伯

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叔肝稱弟惡

宣公也公穀左氏母弟稱弟例不取

張氏

泰山孫氏曰不曰公子公母氏之志所以隆友子之恩然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

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唯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此論先儒

多不取詳見隱七年

秦

兄弟先公之子當稱公子諸侯之兄弟當稱字其稱弟稱名若齊年鄭語衛黑背陳招之類者罪其兄有寵

愛之私亦罪其人之恃寵而當國也陳光秦鍼宋辰衛鱣侯夫之類

罪其兄薄友愛之義亦罪其人之不能盡道以取禍也蔡季許叔紀

季蔡叔魯季子子等稱字者春秋之正例無貶詞也無貶即賢之也

其不稱公子者不以貴戚累之其不稱弟者不以私與薄累其兄也

止係國者言與國一體也季子不可稱國則以子係之美之也叔肝

書字而書弟此春秋之變例稱弟者明其得弟道稱字者著其賢也

惟其稱字所以異於其餘之稱弟者也

秦

陳氏說亦好但以公子地為無譏此語直礙

穀梁

曰叔肝不去取貴於春秋鱣之去合乎春秋者楊士勛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鱣以衛侯惡而難

親恐罪及已故棄之而去使君無殺臣之惡兄無害弟之愆故得合

於春秋此叔肝以君有大逆不可受其祿者又是孔懷之親不可奮

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
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胡氏

保國以禮爲本者也齊頃公不謹
於禮自己致寇所謂人必自伐而

胡氏保國以禮爲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己致寇所謂人必自伐而

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鞏邲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

以爲鑑矣

公伐杞



自是內不言君將
征伐在大夫矣

自是內不言君將
征伐在大夫矣

案自此以前侵伐十四凡九書公自此以後侵伐十二惟四書公

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凡自虐其君曰

弑自外
曰戕
戕
戕猶殘殺也
惡其臣子不能距難
戕
戕者殘賊而殺之也
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

狀者殘賊而殺之也于節
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

邾人蓋嘗執鄆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仇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鄆者所以深責鄆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作呂

氏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

旅穀
作品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而楚莊王卒
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

役之

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
也注書卒者因其有賢行

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
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

公羊

吳楚之君不書葬碑其號也書卒者因其有賢行

穀梁

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
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

正簡之也



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



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

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作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爲亂哉

奚名爲亂哉

楚莊立於文公十三年至是二十三年自宣公十年以後春秋多予楚之嘉許

公孫歸父如晉

 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胡氏

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
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胡氏

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卻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爲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止此一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大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

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大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

秦火書通卷五

上

通志堂

門氏子家還及笙壇惟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明氏 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遂繼事也

又曰三年無改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君薨家遺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詞繫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

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案宣公即位十八年乃不義之君也大略與桓公相類除即位有年書法同桓公外其餘事同則從同同矣宣公因齊得國終身事齊自黑壤見止之後南適於楚當是時晉之伯事不振故魯亦得以自縱數侵犯小國以自益而晉問不及焉直至十七年斷道之盟始背齊事晉則以季孫之憤也於是歸父逐而三家之張成矣先儒李氏曰賂田求昏君大夫奔走無寧歲以為媚齊之謀不會于扈不盟于清丘而無事晉之志一逞於兵則伐昔伐邾猶未已也則伐萊伐杞一放於利則取向取繹猶未厭也而取根牟此宣之所以無良圖也斯言得之矣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六

廬陵進士李廉輯

成公

名黑肱諡法安民立政曰成在位十八年

哀

魯世家云成公宣公之子穆姜所生宣公薨成公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哀

注周二月今之十二

年

注尚書曰豫恒燠若京房傳曰當寒而溫例賞也是時成公幼少季孫行父

專權而委任之所致

祭

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祭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詞也

閔

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案洪範

傳曰豫常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沍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賔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變調愆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而電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案經書無冰三惟此書在三月之上則二月也正義曰竟春無冰則書今此月寒最其此月無冰則終無冰矣穀梁曰加之寒之詞也范

注曰此月既常是常寒之月又如如甚常年過此無則終無復冰矣二說皆是

君珍

三月作丘甲

案

為齊難故作丘甲周禮小司徒及司馬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

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二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故書

故不

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甲鎧也譏始使丘書初民作鎧也謂不辨能否以丘責甲故譏之矣

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

人人之所能為也

案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四丘為甸地方八里旁加一丘作甲非正也

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

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

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

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為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案此條惟胡氏得之蓋司馬法舊制四丘出三甲三甲為七十五人今四丘出四甲四甲為百人四丘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也公穀之說

固無足取杜氏則又大過豈有一丘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而使之出一乘之賦哉且信如杜說則亦當曰作丘乘不當曰作丘甲矣故

胡氏不取○**案**范例作例六直云作者三作倍公主作丘甲作三軍新作三新作南門新延殿新作雉門也然延殿不書作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案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冬臧宣叔令

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

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見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

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甚速繹寡救乏困之事也為齊

難既作丘甲矣間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對君父之心將有事於齊而汲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案

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

國必敗不聽敗績于徐吾氏

胡氏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謂王親謂魯

通志堂

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矣其書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附錄 此條左氏得之公穀以為王師討晉而晉敗之於貿戎之地其說無據不可取

冬十月

附錄

冬十月季孫行父禘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僕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禘者御僕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僕者御僕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有間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附錄

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城上齊侯親鼓七陵城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戰絕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

敗績

丙戌五月一日新築衛地

附錄

衛侯使孫良夫入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繫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孫桓子還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先大夫之肅故捷

附錄

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

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故齊師雖侵虐而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

附錄

衛書大夫師師於是始大夫強也良夫世為卿至林父出書法如此

附錄

易曰師左次無咎凡戰而不能勝者聖人立全師愛民之法所以重民命而存國體也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君眾幾於喪身辱國此春秋所以舉良夫而以為新築之戰主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

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

師敗績

附錄

晉卻克將中軍主慶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

之師從齊師于莘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
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
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
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
師桀石以投人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矣齊師陳于鞌郕夏御齊侯逢丑
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
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
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五子之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
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
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
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從齊侯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
止韓厥執紼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
無令輿師陷於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敢告不敏攝官承乏
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齊侯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
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於死免其君我戮之
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出遂自徐關入晉師從
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注首命曲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
於國備於禮成爲卿也故書注魯舉四大夫不舉重者惡內多
虛國家也注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曹無
出用兵也注大夫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注大國三
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
土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

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爲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君之間預謀議耳成
公初立主幼國危爲季孫一怒掃境內與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雖無
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略其副屬詞之
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爲詳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公矢經之大例受伐
者爲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
怠焚雍門之焚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爲憤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
切著明矣

**春秋列書將佐始此自此以後昭十年伐莒書三卿哀二年伐邾
書三卿成六年侵宋書二卿定八年侵衛書二卿陳氏曰書四卿是
各自帥也自文之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卿之勢成矣
於是衛未有大夫將書良夫曹無大夫書公子首而賞鞏之功晉於
是有六卿征伐在
大夫不獨魯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與

袁婁並齊地不知遠近穀梁縣注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與
地五百里其言之耳袁穀作爰注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與
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敵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
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
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
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

僖四年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左氏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廬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樽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庚寅衛侯速卒

左氏

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

取汶陽田

漢魯國汶鄉縣顏師古曰汶陽田今兗州泗水縣東南有汶陽故城

左氏

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

歸

左氏

汶陽田者何

明氏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奈何考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子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

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可知矣

案汶陽田侵於齊久矣一反於曹沫之盟再復於鞏之戰又失於韓宣之來言直至孔子為政然後有鄆謹龜陰之歸鄆謹龜陰左

氏亦曰汶陽之田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左氏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重將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乃大夫已責其速歸救之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斷執鍼織維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

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齊大夫也屈完特稱名氏非人許平

明氏

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

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悻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修也不悻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悻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隘乎故春秋

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考其行事深切

陳氏

凡吾君會諸侯則有大夫

不以大夫敵吾君是故莒無大夫則曰莒人齊有大夫則曰齊大夫及高

奚盟及處父盟始以大夫敵吾君矣皆不言公以是為齊晉之譏則諱公

焉耳此其曰公會楚公子嬰齊是公自與嬰齊會也於楚之會孟公後諸

侯至於楚之會宋公亦後諸侯至而猶重從楚也公與嬰齊會楚何譏焉

春秋會通卷二十六

通志堂

不足為公諱焉爾是故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也而書公子自嬰齊始

案公特會外大夫此一事陳氏得之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案

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

寧衛孫良大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置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置盟蔡侯許男不書棄楚車也謂之失位楚師及宋公衡逃歸是行也晉辟楚畏其眾也君子曰宋之二不可已也大為政猶以眾克況明君而善用其眾乎齊在鄭下非卿置也傳例曰卿不書置盟也則楚卿於是始與中國等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注公得其所謂楚稱胡氏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山也次書主盟人申其事謂地會地盟者眾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諸國皆卿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此諸夷狄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脩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隣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古者用兵服夷未聞服於夷者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命且不信則諸

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陳氏謂是故諸侯之大夫復不序晉大夫初會盟則不言公楚大夫初會盟則其言公何公固與嬰齊夷矣無足諱焉爾

案楚專主中國之盟莫盛於此以楚成之強所得者陳蔡鄭許四國而已而宋之盟止書諸侯商臣之暴所得者陳蔡鄭宋四國而已而厥貉之次止書蔡雖以莊王之盛而辰陵之盟亦不過陳蔡二國從之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其後四十二年然後晉楚之從交相見又八年楚靈求諸侯于晉皆蜀之役啓之也春秋安得不重貶之哉一會一盟前不書嬰齊之名氏無以見楚之強後不貶諸國無以見中國之弱惟貶諸國之卿不得不貶楚貶楚及諸國則不諱公可也胡氏陳氏說得之穀梁以為前書嬰齊者嬰齊之仇後書楚人者嬰齊能自降以從盟故春秋於會盟不諱公疑其說之誤矣列人諸國之大夫者惟翟泉澶淵及此三役翟泉諱公不書澶淵沒魯大夫不書惟此書公合此一年之事觀之晉蓋竭力以事齊故無力以制楚勝齊之得小而縱楚之害大矣

附錄

案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子反亦止王以子連

三十一年

左氏

案此邲之後晉再伐鄭而不服也

告災

傘

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

案左氏始厚葬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文公之卒國家安靖日爲越禮逾時逮乎七月而

直書而其失自見

拜汶陽之田

然受之後日韓穿之來言亦足以見私情之納侮也
成公朝晉者四十年四年十年四年不見敬十年見止
張氏所謂納侮者信矣惟十八年悼公即位之朝無譏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鄭初書大夫將也

張氏晉方怒鄭之不服其為國未有底止也乃怒許之不事已而動大衆以伐之特書大夫專伐之尊所以見其興兵之不度德量力也

公至自晉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且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拜汝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爲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取汝陽之田棘
棘者汝陽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

注不言叛者爲內諱
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歟成公不知

薄賦斂輕力役脩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廬咎如廬公作將穀作牆
秋之

餘焉廬咎如潰上失民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

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次國之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次國之下卿中當其上下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荀庚尋赤棘良夫尋宣七年之盟也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復相疑故不舉重連聘而言之也春秋之義舉重略輕若來盟則不言聘而言盟今言聘言盟嫌其生事故曰尋舊盟也

其日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

禮也庚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爲非禮不信以于先王之典故不係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

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此類是矣

聘而遂盟之始於此此例五此年荀庚良夫十一年卻克孫良夫七年林父十五年向戌其皆書日一則以別於微者一則以別於前定也

春秋會通卷之六 通志堂

穀梁疏曰前定之盟不日則此非前定可知矣又曰卑者之盟不日則此非卑者可知矣以非前定則知其生事以非卑者則知其抗公此所以與來盟稱使之書法不同也若公羊

鄭伐許

不書將帥告詞略

賈逵曰不稱將帥夷狄之鄭從者以鄭比年三伐許前後並無貶不應偏刺此事也

故夷

鄭從楚伐衛之喪又叛諸侯之盟故狄之

不於伐喪貶

狄之

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鄭之敗

兵於許故於

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

聽也至此一歲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

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況又馮弱犯寡一

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

狄之所以懲惡也以為告詞略而從生乃實錄耳一字褒貶義安在

也

春秋鄭也其狄之何楚之伯鄭人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於楚桓

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為亂階也至辰陵鄭帥諸

夏而事楚矣敗晉于鄆盟十四國之君大夫于蜀皆

鄭為之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微秦鄭中國無左社矣

案經中國而狄之者三文十年狄

秦成三年狄鄭昭十二年狄晉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通嗣君也注宋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案經書宋聘魯始此終春秋宋聘魯四此年

及八年華元襄十五年向戌昭十二年華定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壬申二月二十八日杞伯來朝

歸叔姬故

叔姬先脩禮

朝魯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

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

魯西邑東鄰廩丘

鄆此西鄆也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

通志堂

附錄

是年晉作六軍

案史記齊世家曰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軍頃公

朝晉欲尊王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亦云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通嗣君也注宋

案經書宋聘魯始此終春秋宋聘魯四此年

及八年華元襄十五年向戌昭十二年華定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壬申二月二十八日杞伯來朝

歸叔姬故

叔姬先脩禮

朝魯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

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

魯西邑東鄰廩丘

鄆此西鄆也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

通志堂

文子公待
于鄭即此

鄭伯伐許

冬

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
鉏任冷敷之田晉欒書將中軍救許伐鄭取汜祭穀

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
訟焉子反不能決也

辛

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
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閏

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
逾年以士口曲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鄭自隱十一年入許之後鄭許世讎至此凡書於經者又四侵伐
矣然據左氏所記則鄭戰之役鄭許首如楚蜀之役許乘楚車是
許與鄭皆南向事楚者鄭方從楚何得
如此晉楚之救不書於經事未可信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

婦人之義嫁曰
歸反曰來歸

胡氏

春秋

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父母之心人皆有之
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
本錄之詳也
張氏 嫁不書蓋嫁時杞伯未為君也嫁而得罪夫家
為世戒也
張氏 書曰來歸雖諸侯之尊當謝不教而受之也

仲孫蔑如宋

癸

報華
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首公羊作
秀穀齊地

癸

晉荀首如齊逆
女故宣伯師諸

穀
通糧饋
之敬大國也

梁山崩

梁山在馮坤
夏陽縣北

癸

梁山崩晉侯召伯宗謀之絳人曰山有朽壤
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

舉降服乘綬微樂出次祝幣史辭以
禮焉如此而已伯宗以告而從之

癸

河上之山也何以書記異也
何異爾大也梁山崩雍河三

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十年間弑君十四亡國三十二漢梁之盟偏刺天下大夫

穀

晉望

晉者名山大澤不以封也許慎
曰山者陽位君象也象君權壞

閏

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言其
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

晉所滅書而不係國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
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

秋大水

閏

山崩大水
陰盛之徵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也宣三年即位
在位二十一年簡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蟲牢
鄭地

癸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
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

戊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冬
同盟于蟲牢鄭服也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欲習攻華氏

差之直毛縶縶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

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

左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左 成公之編大夫如晉二此年嬰齊行父十一年行父

壬申鄭伯費卒

悼公

左

春鄭伯如晉拜成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視流而行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

子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胡氏**

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授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自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左 春秋凡奉伯主之命或為伯主而興師者皆書侵此年二卿侵宋上一年衛黑背侵鄭左皆曰晉命也襄二十四年獨侵齊定六年公

侵鄭八年二卿侵衛左皆曰晉故也蓋本非有怨但屈於不得已故亦無志於深入但淺侵其境歟魯宋自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事僅見於此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左

荆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

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明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則安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詞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樂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而伐者之罪著矣 **左** 楚初書大夫將也

左 嬰齊齊伐鄭二此年及七年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郕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

獻子曰不可郕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晉遷于新田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左

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

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樂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武子曰蓋鈞從案左氏武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樂書也兩軍相加兵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無斜干而曲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

角乃免牛

左氏

孫炎曰有故主母者蓋如今鼠狼

中微者

鼯鼠鼠

京房傳曰祭天不慎鼯鼠食郊牛角左氏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為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左氏穀梁子曰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爾左氏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為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則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天下賊上食而又

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案郊說詳見僖三十一年鼯鼠食三此年定十五年哀元年趙子曰上元二年避兵會稽時有水旱疫癘之苦至明年而牛災有小

鼠能噬牛纔傷皮

膚無有不死者

吳伐邾

吳在吳郡今平江府邾已姓國少

左氏

吳伐邾邾成季文子曰

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左氏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大伯之後以族書邾名今吳當以揚州言左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案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案吳自大伯奔吳五世至周章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始大僭稱王此即壽夢之二年也蓋成公二年楚申公

巫臣奔晉求通吳以罷楚於是吳兵始及上國矣此為書吳之始終春秋書伐邾伐陳入州來入郢滅州來滅巢滅徐戰長岸雞父皆書國雖會鍾離會善道會相會向會郢會索阜亦書國惟襄五年于戚始書吳人襄十二年始書吳子卒二十九年始書吳子

以聘至栢寧書子已同於中國至黃池書
子則主諸侯之詞矣後七世而亡於越

附錄

左

鄭子良相成公以
如晉朝且拜師

夏五月曹伯來朝

宣

不郊猶三望

左

注書不郊
間有事

穀梁

注春免牛夏乃三望故又云不郊也

閔

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曾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見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濱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略言之爾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馬陵衛地

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

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因諸

閔

楚人軍旅數起頻言伐鄭以其背已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府微舒而入陳者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

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至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

楚

楚定也

案晉景公之編書同盟者五惟此盟無譏焉則以二救之善也樂武子之德在民其此時也夫若非此二舉則明盟之後晉之化業喪矣惜乎蟲牢不能謹於義于蒲不能謹於信是以馬陵雖善而竟不能復文襄之業也然彼善於此君子猶取之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州來

縣今屬壽州

左

楚圍宋之役師還

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公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公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

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其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譖害寡人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

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

楚宣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蜀於

楚者吳盡取之是以

始大通吳於上國

案

昭十三年

張氏

晉有以啟之矣

案

昭十三年

案

昭十三年

案

昭十三年

案

昭十三年

案

昭十三年

案

昭十三年

案

昭十三年

案

昭十三年

案

昭十三年

冬大雩

穀梁

雩不月而時非之也久無為雩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氏

衛定公惡孫林父父林父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注戚林父邑林父奔晉戚隨

屬晉晉

反之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氏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焉伯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

左氏 來言者何內詞也魯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也是以敢私言之

左氏 歸之者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

左氏 于齊緩詞也不使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左氏 盡我也

左氏 歸之于京師同皆緩詞也以緩

左氏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詞言之者諱不使制命於我也

左氏 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卻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

二命穿也列無所諫止言非矣來言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為國以禮者無憚於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左氏 案此條左氏穀梁胡氏皆與晉惟公羊何氏以為善晉之義齊者失之張氏曰前此取汶陽田出於晉命矣不曰使來言又嘗言為拒取成矣不曰使來言蓋歸所當得取所當有皆義也制命以義伯主之常事也今汶陽之歸徇私而不公比強而陵弱反已成之制命而自亂之故書來言以見其不得為制命書歸之于以著其不當予而晉與魯之卒咸見矣常山劉氏曰歸之于者歸不以道與執衛侯歸之京師同

義

晉欒書帥師侵蔡

左氏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六年楚師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是行也鄭

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張氏

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小國受敗春秋所矜也

公孫則安齊如莒

左氏

聲伯如莒口逆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

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左氏

禮也

左氏

納幣

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左氏

伯姬賢所以殊於眾女隱三年傳昏禮不稱主人此稱使者宋公無母自命之也

通志堂

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逾制豈所以重大昏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 晉趙盾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日其

憂哉趙莊姬為趙盾娶之亡故諸子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樂氏為徵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公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

胡氏

案左氏則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樂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見晉之失政刑矣

附錄

史記稱有屠岸賈者有寵於靈公此時為司寇追論趙盾弑君之事誅趙氏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明愛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因晉侯疾韓厥乃請立武與左氏不合未詳孰是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賜公穀 **左** 召桓公來賜公命注諸侯即位

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台瑞

左

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

穀

禮有受命無來

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

注

天王天子王

胡氏

諸侯嗣立

而入見則有賜已脩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威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入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之通稱

左 此條公穀趙氏皆作錫惟左氏作賜胡氏雖作賜而義亦與錫同

左氏雖作賜而義亦與文元年毛伯錫命同惟臨江劉氏曰錫命者爵也有加而賜所謂賜命也古者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五命故賜者謂有加也以義觀之錫命者其世世相襲不衰廢矣賜命者服過其爵所以章有德也成

公未有大功明德而服過其爵譏僭賞也其說似與諸家不合姑存于此

又案 左公穀皆作天子諸家亦從之然三家雖經文作天子而義亦與天王同何休曰仁義合者稱王又王者取天下歸往也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天子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也楊士勛曰眾人卑故稱母子貴者取貴稱故稱天子入春秋以來唯取仁義之稱未表繫天子之尊故曰更見一稱也是天王與天子無異義矣若何休又以為文公年長故稱天王今成公幼少當須如父教子未當錫也是以之張義而言天子晉達又以為畿內

稱王諸夏稱天王夷狄稱天子皆迂謬不可從啖子又以子字為誤未詳是否魯不朝而王賜之非正也而杜氏以八年乃來為緩其失甚矣

又案 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有五稱王者

通志堂

春秋左傳卷之六

六稱天子者一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齊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邾以其事吳故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案聘而後言伐其不能以大義令諸侯與厲公乞師之舉無異矣

衛人來媵

左氏

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胡氏

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

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案公穀皆以為詳伯姬而錄之未知是否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氏

請之也杞叔姬

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

胡氏

杞叔姬一女子而四書于策何也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夫民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夷考杞叔姬之行雖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鄆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卒之卒而復逆其喪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夷詳錄始卒欲為後鑑使得有終而無弊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

于蒲

蒲衛

左氏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焉

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強以御之明神以要之

胡氏

夫盟非固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衛獻公言於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二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己恃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案此盟如胡氏之意則惡其反覆而書同盟者也自蟲牢馬陵于蒲三盟中國之勢稍振然蟲牢鄭服而不能明於尊王之義已不足以駕

楚馬陵兩救雖是以協列國之心而伐鄭之舉不足以令諸侯汶陽之歸不足以固諸侯於是鄭魯皆有叛意矣執鄭伐鄭止公盟公紛紛如是卒至會瑯澤而與楚成會鍾離而借吳援晉伯不足言矣

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

女晉人來媵左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注女嫁

禮篤昏注言致女何錄伯姬也閔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

姻之好注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襲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襲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

師伐鄭左氏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

晉人殺之楚子注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重侵陳以救鄭注討也殺伯綱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

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與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附錄此條穀梁以為不言戰以鄭伯也注言欒書以鄭伯伐鄭君臣交兵病莫大焉故為親者諱疾經無此意

附錄穀梁為尊者諱恥為親者諱疾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

申莒潰楚人入鄆左氏庚申月十八日鄆注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

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冬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潰奔莒戊申楚人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設備罪之大

胡氏

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日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則是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脩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

日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

東 此盟齊也向也於會盟於伐昔稱盟齊於入鄆稱一人之身俄而進退為春秋之於楚無所不盡其辭也莊王之篇圍滅無貳詞莊王卒春秋志楚強而已矣是故於桓舉戰稱人奔稱襄瓦

秦 范氏例潰有四而穀梁之發傳有三僖四年蔡潰昭二十九年鄆潰傳曰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文三年沈潰同此例矣此皆潰則曰大夫潰言而之楚惡之故謹而目之注者以為昔大夫帥眾叛君而從楚故變文書目以見惡此說雖若無據然或有所傳不可盡廢

秦人白狄伐晉

秦 諸侯貳故也

胡 氏

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

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貳詞也武王伐商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攻比事以觀深切著明矣

鄭人圍許

秦 氏

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

張 氏 君在外而興師以復怨大臣之罪也

城中城

中城魯邑在東海廣立縣東南

秦 氏

書時也注長曆推此年閏十二月傳下有十二月知此城在閏十一月水昏正之時

秦 氏

城中城者非外民也

胡 氏

穀梁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昔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微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秦 氏 經書城中城二又見定六年

附錄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召而弔之問其族曰潁人也與之

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使歸求成冬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十年春晉侯使羅莧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七

廬陵進士李廉輯

成公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侵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胡氏

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而剽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案稱弟例詳見弟年下外范氏稱弟例有四接我稱弟一罪兄稱弟一惡之稱第一賢稱弟此說有得有失不可皆從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不郊

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注不免牲當

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故諱使若重難不得郊故書乃

穀梁

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乃者三平人之詞也

張氏

師氏曰卜

道果可以僭而徵其吉邪

案卜郊不從四條惟此年五卜詳見僖三十一年左正義曰五卜者當是三月三卜四月又二卜皆不吉乃止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公子班聞叔

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縹鄭人殺縹立髡頑子如奔許縹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子如為質辛巳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叔禽

案左氏以為此經所書晉侯者太子州蒲也晉生立子為君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然公穀胡氏皆無傳未知然否○案晉景公立於宣公九年至是十八年同盟五大戰三救鄭三

齊人來媵○丙午晉侯孺卒

晉侯夢大厲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召桑田

巫巫曰不食新矣公求醫醫于秦秦使醫緩為之公夢疾為二豎子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肱之上膏之下不可為也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秋七月公如晉

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羅筏未反冬葬

也望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晉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晉人不以為辱而可書也

冬十月

案公羊經無此三字何氏以為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又如晉過郊乃反無事天之意當絕之其說迂謬不可取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卻驪來聘已

丑及卻驪盟

卻驪公作卻州後同而後使歸卻驪來聘且盟盟卻驪求

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

案此沙隨不見公之始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聘且張氏案左氏公之至自晉也請盟焉春秋皆不書君臣之盟而獨書卻驪盟何也蓋成公自汶陽之歸齊欲貳晉而未果然嫌隙竟章無以自明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卻驪來聘既而盟盟魯亦使行父往則從而盟之據強大之勢要君臣之盟比自魯也惟驪聘而盟春秋以庚與良夫例書之成公受盟行父之往豈能得晉君而盟之乎亦大夫盟之耳不書而諱皆魯恥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張氏案左氏以前之好激晉之德禮

不施將貳于齊而未能者與思安僑如之聘蓋謝戰安章之師拍歸汶陽之忿而行之迫於晉之辱而不得已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左氏

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

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曰天子之三公也王若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

出也此起諸侯入為天子三公也私土謂其國也其曰出上下

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閔夫人主無誠怒之心而下

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王下皆失之矣要大臣明且是謂君不君人

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明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

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於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

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左氏

瑣澤公羊作沙澤宋華元善於令尹

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莠成而使歸復命矣華元如楚遂如晉克會晉武

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矣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日楚無

相如戎好惡同之同恤苗裔危備救凶患交贊往來道路無難謀其不協而

不書今瑣澤之會楚不與焉何以證其成乎蓋晉言說有晉令鍾儀歸求成事竟不集左氏遂誤附會為此傳耳未詳是否姑具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氏

狄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

穀梁中國與夷

秋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

冬十月

附錄

左氏

晉卻至如楚聘且泄盟楚子享之季子反相為地室

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父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既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三

通志堂

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
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泄盟十二
月晉侯及楚公
子罷盟于赤棘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左氏

十一年冬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

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黶盟晉侯于河東晉侯辭曰秦伯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十三年春卻錡來乞師伐秦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不亡何為注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詞雖是侯伯恐魯不與若言召兵或容辭說言乞則不得不與釋例曰乞師者深求過禮也乞重詞也古之人重辭之辭執謙以逼成其計其辭乞為謙意也師故以乞言之也
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伯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晉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卑伏屈指無自反而縮之意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詞者蓋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意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陳氏 外乞師不書必盟主也而后書乞
張氏 義不足以令諸侯懼其不從而卑辭以乞之聖人直書以見其舉事不公自貶伯體也

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它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
三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附錄 秦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勳力同

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好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哀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公襄公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蟲賊以來蕩摧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焚夷我曲沃功伐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徵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言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言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

婚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汝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懼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晷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寡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傲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

左氏 成子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左氏 受服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神之

大節也今成子情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

晉歸于衛

左氏

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曄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夫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三難惡之不猶愈於三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享苦成叔若成叔微許氏曰人臣不惟義之為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己此能為逐君之惡者也惟辨之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奔禍兆此矣歸易詞也自晉秦之故也

左氏 孫氏出於衛武公至林父八世林父以成七年奔晉此年歸國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公孫剽其父晉會于戚而不能討十九年復

奉晉命伐齊二十五年獻公入夷儀二十六年定公喜弒剽林父入戚以叛其年晉會澶淵為林父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大十以與孫氏此晉人黨孫氏之本末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左氏

稱族尊君命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氏

鄭子率伐許敗焉鄭伯復伐許入其郭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於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左氏

舍族尊夫人也

明氏 穀

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然則娶于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大小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近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左氏 僑如不氏詳見宣元年○**左氏** 夫人有姑而稱婦者三文四年逆婦姜宣元年婦姜至自齊不書氏惟此齊姜書氏無貶詞也陳氏曰不氏者別妾姑也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高則穆姜不氏此說亦好

附錄

左氏春秋五例

左氏

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臧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

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嘆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三子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其重器於衛盡宣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

嬰齊卒

左

注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

齊

何公孫嬰齊也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歟後歸父也歸父使子晉而未反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殺梁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言言襄親故不言仲孫明
不與子為父孫仲缺君不得為公子父既見疏則子亦不得稱
公孫故別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言仲氏
胡氏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

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

案以仲遂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之說考之則仲固為族無可疑矣故劉炫曰仲遂受賜為仲氏故子孫稱仲氏是也穀梁說失之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

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歸于公羊

左

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

胡氏

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奔宋

其大子而自立至且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眾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討

陳氏

執未有稱爵者此其

張氏

春秋書執曹伯而爵討厲公又書歸于盟者以為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觀曹人請君子晉曰若有臯則君列諸會矣由一舉措之失遂開釋效之門豈小失哉

案曹伯之執公羊胡氏陳氏張氏皆以晉侯稱爵為伯討獨穀梁以為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其說不合蓋穀梁例以稱人為伯討也

此條張氏最得之其義足以補胡氏之所不及蓋此事與齊桓辭

子華正相類彼則列於會而後辭之此則列於會而後執之皆未為盡善也穀梁以不言之為急詞者是以為斷在晉侯者非

附錄左氏

例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

案杜氏凡稱人以執者皆曰以罪及於民告此大無義理不可從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

共公也

○楚子伐鄭

左氏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備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繇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

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氏

書曰宋殺其大夫山

言其族也

胡氏

宋六卿魚石湯氏向氏鮒氏皆桓侯也華氏戴族也餘見胡氏

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君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相也石曰彼多六卿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戊存遂自山元於河上請討許之元歸使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

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則決睢灌閉門登陴五子遂出奔楚國然後定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書之重詞之複必有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山不書氏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況於人而忍伐其本乎

案華元之奔其奔而歸與鄭良霄之奔其奔而入事若相類然逆順之情不同故歸入之詞亦異鄭良霄之入不再書鄭良霄而宋

華元之入再書宋華元所以予之也又據杜氏以為元本未至晉春秋既書奔晉又書自晉歸者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此亦非也蓋書奔晉者著其已出竟書自晉歸而後殺山者著其反能討罪此春秋之精意也

案公羊注引春秋說文言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為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元而誅

山故繁文大之也言歸者明出入無惡魚石與山有親恐見及故奔楚也此說亦近事情故胡氏以為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如左氏說則魚石亦自知其罪又知華元之有大功寧自奔反華元華元又立向戌以存桓氏矣何至後來魚石親為亂首入彭城以披宋乎故趙子辨之○案誅有罪而稱國以殺者陳氏曰不氏所以別其非無罪也以不氏見其罪則稱國者有司法守之詞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

鍾離楚邑淮南縣

始通吳也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

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

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若欲一乎

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

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桓子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能不與

之敵也夫以大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

號舉者以其僭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伯齊

晉大國亦皆僭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

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夫自為會矣殊會齊桓公所以尊王世子也齊桓公以殊會會王世子厲

公以殊會會吳吳之為蠻久矣而與王世子同文甚矣厲公之為中國患矣

而稱國外之也于戚吳人來與中國之會而不為主故以列會書而

稱人進之也黃池則吳晉兩伯而晉反為吳後矣故亦以殊及書而

稱子順內外之常若明會之實也然殊會之說如公穀胡氏則以為

春秋外吳之筆如陳氏則以為晉厲尊吳之文二意稍不同恐皆可

用蓋惟諸國尊之為主所以春秋外之為夷也語亦互通至如王世

子之書則桓公實能尊吳春秋順其事而書以美之耳然首止書

公及見義我事在所當欲鍾離書曰僞如曾見非義之事非所當與謀

也○又○吳之見經始於邾之伐盛於州來之入晉之通吳始於于

蒲之欲會咸於鍾離之往會始也以夷狄攻夷狄中國若未甚憂

也資一夷狄以治一夷

狄中國之本體虧矣

許遷于葉

葉南陽

許靈公畏偃于鄭請遷于

葉

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遷者猶

家以往者也其

附錄

是年晉三卻害伯宗子伯州犂奔楚初伯宗母朝其妻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正月今之仲冬時猶有

為水記寒甚

之過其節度

雨而木水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

水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微未幾而有沙隨若丘之事天人之

際休咎之應焉可證也而

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

通志堂

春秋會通卷二十一

九

通志堂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馬從
楚子盟于武城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

卷之四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

鄢陵鄭地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

乃興師樂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
佐新軍荀營居守卻詳如衛遂如齊自乞師焉樂壓來乞師孟獻子曰
有勝矣晉師起鄭人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過申子反入見申
叔時曰師其何如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要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
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
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曰楚懼不可用也五
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爲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
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君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
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
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

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旬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䟽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樂書曰：楚師輕窺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羸，我必克之。苗賁首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欒范以其族夾公行，品錡夢射月中之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射品錡中項，伏弋以一矢復命。楚師薄於險，養由基射再發，盡殲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結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首曰：狗曰菟，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由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穀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穀梁。日事遇晦曰晦，楚不言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爲言。師君重於師也。明重也。當是時，兩君相仇，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蓋釋楚以爲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執戈無張晉遂忌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卻，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明猶曰：晉侯爲志乎此戰也。云爾。

案公羊以晦為晝冥記異也以上文丙寅朔考之則甲午正二十九日穀梁是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

楚師還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蓋圖之對曰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宋不見

公

左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隕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季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隕申宮敝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卻曄曰魯侯待于壞隕以待勝者卻曄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左

穀梁

胡氏

左

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則書薨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奔則書孫屈己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詞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也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

榮勢正己而無恤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魯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曰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歟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案此與昭十三年平丘之盟公不與盟同一書法蓋晉曲魯直故不為諱若曲在魯則諱之黑壤是也此不書公不與會者上書公會已著魯之志矣故此直見諸侯之罪也

公至自會

左

公至自會

左

公至自會

左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左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左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左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左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左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左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左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左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左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左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左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左

公至自會

案經書王臣會伐者此年尹子十一年尹單其父單子皆伐鄭也定元年劉子則侵楚也皆假天子之威而服人者也如左氏說則王官會伐自單伯始然與例不合

曹伯歸自京師

左氏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

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則諸命其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注為晉侯所赦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傳無義例從

公羊

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告辭

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其易也舍是無難矣言歸自京師者與內据臣子致公同文書以起喜時之功非錄京師有力也

胡氏

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是為君姁為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

因晉之執實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

案晉文執衛侯歸京師與晉厲執曹伯歸京師一也然晉文書人而晉厲得書侯者文公以私怨討衛厲公以公罪討曹也衛侯之歸與曹伯之歸一也然衛不書自京師而曹伯自京師者釋衛主於責晉而釋曹則主於責王室也書法精矣詳見信二十八年執

衛侯下○**案**曹伯殺太子之罪左氏及諸說皆同公羊雖不知其篡奪之由而以爲篡奪時然大意亦無甚舛獨穀梁失之甚穀梁深誤以稱人以執爲伯討故於此條晉侯則曰惡晉侯書歸則曰歸之善不名則曰不失其國遂以爲曹伯無罪而晉執之與諸傳皆不合不可從○**案**子臧之子爲公孫春秋猶賢之見昭二十年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冬十月乙亥叔

孫僑如出奔齊

左氏

宣伯使告卻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

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幾幾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茗丘公還待于郵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驪曰苟去蔑而止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三之魯必夕二以魯之密邇仇讎三而爲讎治之何及卻驪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則安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盟季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晉平叔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舍之茗丘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不書至公與俱歸厭於公尊故

不書行父至也

張氏

執者不書而舍公所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猶存公也

張氏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

案晉執魯卿三此年行父及昭十三年執季孫意如二十三年執叔孫舍也皆稱人者罪晉之私也然就三子論則意如之惡又非二子比故春秋雖稱人以罪晉而於其至則貶族以罪意如獨與二子異焉此輕重之權衡也若公羊以為季孫能代公受執故仁之而書所舍恐無此意不書至之

說杜氏得之公穀注同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擘盟于扈公至自

會乙酉刺公子偃

案

晉許魯平故盟偃與鉏俱為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鉏謀

張氏

同出

以君致也伐鄭不致而致以會若公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也刺公子買言不卒成無罪之詞也偃止言刺有罪之詞也

案此條公至范甯曰無二事會則致會伐則致伐上無會事當言至自伐鄭而言至自會甯所未詳鄭君曰伐而致會於伐事不成也

○**案**春秋不以本事致者惟此年伐鄭至會襄十八年圍齊至伐

附錄

案

晉侯使卻至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

左氏

鄭子駟侵晉

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

鄭

鄭太子駟頑侯孺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成鄭公會尹武公

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晉為兵主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

附錄

案

杜氏以為單伯稱子蓋降爵是以此單子即逆王姬至自齊之單伯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鄭西

案

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自止諸侯還

穀梁

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

陳氏

其不指言諸侯何二子與盟也言諸侯則疑於葵丘復伐鄭也

有書王人者唯晉厲公特書之會盟不足詳焉爾是故事書同盟其尹子之盟歟抑厲公之盟歟莫適為主之詞也

諸侯譏尹單與盟蘇氏曰齊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明盟尊周也柯陵之會尹單始與諸侯之盟自是日以為常非禮也

案王臣與盟而書同者三柯陵尹單雞澤單于平山劉子也諸侯要言以不信加王官失正其失春秋不重言諸侯所以見二子之由盟

也至於書同則同外楚而已不為尹單

秋公至自會

案此條伐後而盟故以會至此即穀梁二事偶則以後事

盟畢馳至會書書法同而穀梁於此乃曰不至自伐鄭者公不周乎

齊高無咎出奔呂

齊慶克通於靈公母聲孟子與婦人蒙衣

子召慶克而謂之克步夫人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

九月辛丑用郊

案九月郊祭非禮明

則郊曷用正月上穀梁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

皆不宜用之文杜氏從史文之說無義理不可從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

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案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

不書圍不言公不背柯

成圍而還言公之盟也

案晉自鄆陵以後兵威非不振伯事非不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

十一月無壬申已誤公穀皆以為

案以下文十二月丁巳朔推之則壬申為十月十五日故穀梁曰致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晉殺

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晉厲公多外嬖安反自鄆陵欲盡去君羊大

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羊五田卻犇與長魚矯爭田茂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公怨卻至公將作難晉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卻錡欲攻公卻至曰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待命而已晉童夷羊五帥甲八百攻卻氏皆尸諸朝晉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三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效在內為軌御效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效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三子乃皆歸公使晉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甸辭召韓厥韓厥辭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

殺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楚人滅舒庸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柎厘楚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樂書中行偃殺晉童

民不與卻氏晉童道君為亂故書曰晉殺其大夫

陳行偃殺晉童而後弑君春秋不列於

孔父以是為不能與其君存二者也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營士

鮒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君君惡甚矣
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需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弑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弑許世子止以不當弑而弑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懼讒而弑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而不立而弑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弑晉樂書身為元帥親執厲公於匠麗氏使程滑弑公而以車一乘葬之於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弑其君而不著樂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備計之甚嚴而於樂武子闊略如此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陳弑不言故弑來者矣晉殺卻錡卻犇卻至晉殺晉童晉弑其君州蒲蔡殺公子駟蔡放公孫獵盜殺蔡侯申春秋書弑未有詳於此者也
稱國以弑分其惡於眾也

案晉伯在靈成景厲之世其權卑於列國矣楚莊乘晉之衰其事進乎方伯矣然春秋書伯在晉不在楚者存中國也自文六年靈成十八年凡四十九年為靈成景厲之繼伯李氏曰靈公政陋柄分無抗伯業之志成公力弱事淺無伯諸侯之權景公心勞謀猷無制中

夏之略厲公外強中乾無服人心之道四君雖執夏盟非復文襄之舊矣靈公以少主泄強卿上驕下肆楚始爭鄭蓋將嘗試晉政於是其有狼淵之師此非細故也而救鄭之役止書晉人衛鄭欲介魯以求通蓋未忘晉德於是為晉之會此關大勢也而新城之盟晉侯不出扈之盟曰討齊亂扈之會曰平宋難蓋君臣之大倫人道之不可廢此豈常變也或求賂以免或無功而還范山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夷狄謀取其伯方且沈溺宴安厚斂以雕牆輕殺以復諫欲不亡得乎故曰無抗伯業之志也成公若有其志矣內難甫靖憂國未長四年而後始出偏師以侵陳黑壤與扈二會僅能再合列國而已黑壤以服鄭扈以服陳亦庶幾改物也然始之不能有為者凡數年外而楚人三歲三伐鄭晉無攘却之謀內而鄭子家弒君晉無討賊之刑諸侯何所觀焉故曰無主諸侯之權也景公若能收其權矣規模久序徒勤諸侯不能首合與國大脩同盟以治即異之黨使楚人得號令于辰陵乃且亟會櫟求山後戎狄以為先務是孰緩孰急也不能謀少西氏之逆以誅陳之惡使楚得行方伯之事方且修房帷一笑之憾與大師以伐齊得已不已是孰重孰輕也不能統一六師蒐繕卒乘以一矢遺楚使邲不振旅為中國羞乃伐唐谷如滅赤狄哆然言功是孰害孰利也蟲牢馬陵于蒲晚年三會竟莫駕楚故曰無制中夏之畧也厲公若有其畧矣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志觀厲公不特純以汰心行之亦假義飾譽者也歸于京師而後正曹負芻之罪詰于王官而後進駕鄭之威此類可欺世自掩矣晉之所忌曰楚曰秦曰秦曰狄厲公自父剛敗狄而狄服會

京師伐秦而秦恐戰鄆陵勝楚而楚弱會鍾離通吳則吳成四隣無讐五諸侯反貳是以沙隨屠魯猶未快也而求多季孫柯陵伐鄭猶未已也而冉厲單子諸侯無患而蕭牆反危是以三郤之誅成而匠麗之難萌故曰無服人心之道也

附錄

左氏晉悼即位事疏曰晉世家襄公少子



周子生十四

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遂不臣者七人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建繹寬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趙武為卿荀家荀會繼廢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為之法升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其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驕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伯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武



十七年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廬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

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廬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至是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秋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及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案此為齊崔慶專國之始事也

公如晉 **案**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案**鄭伯侵宋及曹邑

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鄭楚子辛鄭自辰侵城郕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成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取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與魯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遂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 **案**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案**夷庚吳晉往來之要路 **案**魚石復本繫于宋言復入者 **案**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 **案**于彭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結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托於諸侯禮也大夫托於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 **案**蘇氏曰不言叛者復入而將以亂國非直叛晉樂盈是矣 **案**君而已故魚石樂盈之罪里於趙鞅宋辰也

附錄 **案**左氏歸 **案**八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 **案**此四條所以明外內之援辨逆順之詞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

案經書楚子鄭伯伐宋二又見襄十一年 **案**經書曰復入者止魚石樂盈大夫無繼世故稱復者已絕之詞稱入者其逆之詞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句來聘秋杞伯來朝 **案**公至自晉晉侯范

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案士句聘魯二又見襄八年

八月邾子來朝 **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案**書不時也 **案**築牆為鹿苑 **案**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 **案**刺奢泰

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 **案**疏孟子文司馬法亦云 **案**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虐之非正也 **案**許氏曰大夫擅國威權日去而公務自娛於鳥獸草木是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愚案孟子謂齊宣王曰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囿於國中成公之鹿囿雖未至此然後日之築即囿蛇淵囿亦師師非度至戰國而極耳勞民以獨樂此春秋所謹也 **案**通志堂

築園三始於此年及昭九年築郎囿定十三年築蛇淵囿也成公自朝晉而歸士甸來聘杞邾交朝蓋晉悼之初欲親魯以成伯業故致此耳而成公遠自以為安肆意於苑囿之樂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教者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言道也 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伯安疆自

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

楚師還 子重先遣輕車侵宋故書人而不言伐 齊桓伯業始於平宋亂晉文伯業始於釋宋圍悼公伯業又始於彭城之救宋故曰成伯安疆自宋始矣前則楚鄭皆稱爵而書伐今則楚鄭皆稱人而書侵晉之勢漸盛而楚之勢漸衰矣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魴來乞師李文字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

事大國無失班師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業而乞師猶循厲之故事帥則召兵而已矣

經書乞師止此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盟于虛打

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張氏

許氏曰襄公不會在喪故也悼之所以仁諸侯也

晉悼公同盟盟于虛打雞澤戲車城地

丁未葬我君成公

書順也 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

成公在位十有八年自鞏戰以後汶陽未歸之前魯事晉甚謹自汶陽歸齊之後魯之於晉嫌隙已生然方其事晉也東歸於齊南屈於楚丘甲作而兵政變四卿將而公室弱魯已無一事之可取矣及其得罪於晉也會葬而見止來聘而外盟沙隨因若丘執而辱於外僑如讒夫人失德而亂於內魯自隱公以來未有如是者也及其末年幸悼公之盟國無事而又一時諸臣如季文子孟獻子子叔齊伯臧宣叔臧武仲皆賢智之資故能維持協贊以緩內難不然魯蓋不可為矣季氏曰四卿得志于齊僅能免二鄰之侵而十年三朝三聘于晉不能免沙隨若丘之辱如京師似可求尊周之名而會盟于蜀莫掩背華之恥成公得不救失而不悟其非也斯言信哉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